

大世紀觀變集 第五冊

旅臺叢文三百則



胡光廬著



971392

742
1790
3

大世紀觀變集
第五冊

旅臺叢文三百則

胡光廕著

大世紀觀變集

第五冊

旅臺叢文三百則

一九九二年七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R. O. C.

六冊全一套 定價：新臺幣2,500 (精裝)
新臺幣2,000 (平裝)
美金125 (精裝)
美金110 (平裝)

著 者 胡 光 應
出 版 者 胡 光 應

總經銷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3620137・7627429
郵 政 電 話：64・866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大世紀觀變集

前言

李白曾謂：「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沙翁亦云：「世界只是一舞臺，所有男女，皆其演員。身歷七個生活階段——終歸寂滅。」

溯自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與戊戌變法維新相繼失敗，導致辛亥清室覆亡。民國成立後，復經洪憲帝制，宣統復辟等鬧劇，加以軍禍廿載紛亂及抗戰八年奮鬪，以至旅臺迄今這一百年中，世界亦經過幾次大戰，無數國際紛爭，軍器由刀拳火槍改爲生化核武，交通由帆筏車馬進爲巨艦空旅，其他政制、文教、律法、財經、工商、科技、社會、生活、享受等動變之大，尤無不空前，從而演成舉世之混亂，戰爭之頻仍，人權之汎濫，社會之脫序，以及環境之污染，氣候之惡化，資源之枯竭，人口之亢增，在在已使在望之數百年後，人類是否尙能生存安居，杞人憂天，已非空談。如謂二十世紀

爲亘古以來關鍵最大的世紀，誰曰不宜。余既生逢此一時會，爲其中一演員，也是一過客，若不就所交遇見知，傳記於世，殊感惋惜，因敢勉憑記憶與存文所及，撰述夙所交往人士及所際遇之時事，先後輯成六冊，都百八十萬言，循東坡赤壁賦所謂「自其變者而觀之」之義，命名「大世紀觀變集」，縱屬難登大雅，要亦聊可稍留鴻爪以裨後世研史者之考助云耳。

胡光燾 一九九二年四月

「大世紀觀變集」序

查良鑑

時間是歷史最好的鑑證。胡學長光惠的業績與作爲，正作了有力的說明。在近百年的兵燹災難中，胡先生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大家有目共睹，是全體同胞應該永誌不忘的。

民國初年胡先生即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歸來，他胸懷壯志以振興實業救國爲己任。民九在上海首創中美合作的允元實業公司，從事工程設計建設。民十一加入唐山規模宏大的啓新洋灰公司。民十四在天津創設中國無線電業公司。因兼職於北寧鐵路局，數度進出東北，深覺日本龐大的侵略野心。民廿「九一八」事變發生，此雄圖大略的工程師，乃決定立即回四川家鄉，從事創辦實業，以備抗戰。先生原籍四川廣安，生於光緒廿三年（一八九七）。其尊翁胡駿先生字葆生，乃光緒癸卯科翰林，爲廣增新知，一度遊學東洋。歸國後，膺選爲預備立憲之資政院議員。民元二年間，被選任四川省議會議長，著有詩文七冊存世。學長昆仲七人，位居三，字叔潛。於光緒卅四年遷居北京，後又舉家再徙天津，與其二兄仲實（光杰）同時就讀南開學堂。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膺清華學堂選派遊美，因故民三成行，一九一九年同時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及哈佛大學。

先生多載客居華北，對家鄉情況，頗爲隔閡。其兄仲實則因民初曾任四川勸工局長，人際關係良好，民卅年日本侵略東北後，兄弟聯袂返川即與軍政金融人士合作創立「華西興業公司」，責由先生主持。自民廿一年起至抗戰結束之十四年間，次第興辦機械、鋼鐵、水泥、木業、紡織、製藥、礦產等廠，及電力、給水、鐵路等數十事業，對於抗戰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功績昭著。學長始終一本研究發展精神，以收開物成功的實效。他是抗戰的前鋒，亦爲最後勝利奠下基礎。他更是我國實業界的先驅，也是當代的風雲人物。他來臺的初期三十九年春，在東京偶遇留學時同窗——美海軍退役將軍沙利文，談及臺海情況，此一古道熱腸老友自動來臺深入探討，亟願募款助臺購置快艇，更向華府舊友斡旋，使在白皮書發表後之中美關係頓萌轉機，促進了美方的軍經援助，安定多載臺海的局勢，他不僅是力行的實業家，而更是愛國的俊傑。

撫今追昔，我國雖已躋列經濟強國之林，吾人卻尙多有味於上述先生之偉大功績。大家應該讀一讀他的著作，尤其他以近百歲的鶴齡，新近完成的一部「大世紀觀變集」鉅著，讓後學者可以多瞭解此一時代幕後的真相，和他曾交遇千計人物的風習。他的不驕不餒的人格，尤足以展示其學識與素養。所述「清末」「民初」「抗日」「旅臺」各節，也好像瞬間的事，述及在此大世紀的幻變中，苦難成長的中國人也曾付出多少生命與血淚的代價。余與胡先生同學南開，相交數十年，知其人，踵其行，讀此鉅著後，感懷不能自己，用敢謹抒拙見，樂爲序之如文。

「大世紀觀變集」序

孔德成

二十世紀是多變的世紀，也是偉大的世紀。身處多變的時代，人生是艱難的；但是人們在艱難中奮鬥前進，卻也創造了許多偉大的事跡。在奮鬥中，人們需要運用才學，發揮熱情，方能克服困難，創造歷史；另一方面，對於世事，又需具有靜觀的智慧，藝術的修養，才能洞見社會演進的軌跡，坦然迎接時代的考驗。具備這兩種素養的人，才有資格爲多變的二十世紀作見證。

四川胡光煦老先生，生於一八九七年，今年已九十五歲。他不僅身歷二十世紀的歲月，並且投身於奮鬥，潛心於觀變，無疑是能夠爲時代作見證的人物。

胡先生早年留學美國，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歸國後，從事工業建設。當時日本侵華已露跡象，乃決心返鄉，建設西南。胡先生憑著精湛的科學素養，岳父大實業家周學熙先生傳授的經驗，四川省長劉湘的支持，數年之間，陸續成立鋼鐵、機器、水泥、礦業、紡織、發電、製藥、木材等企業，爲四川的工業打下良好的基礎，對於日後抗戰作了極大的貢獻。當政府決定將東南工業西遷，以利長期抗戰時，胡先生又發揮他的長才與熱誠，四處奔走協調，終能將大部分工廠遷徙入川，穩定了抗戰期

間的工業基礎。而胡先生也因傑出的才華，成為實業鉅子。來臺後，胡先生仍為國防工業貢獻心力，可惜投資的揚子木材廠停頓，使其工業的長才未能繼續發揮，但胡先生並不氣餒，仍然致力於發明及寫作。

胡先生平生交遊廣闊，中外傑出人物多曾謀面，因對當代社會、政治、學術了解極為深入。所以當他息跡輻晦，潛心著述，討論近代史事，遂能掌握源委，見解鞭辟入裏。多年以來，先後著有「波逐六十年」、「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世紀交遇兩千人物記」、「影響中國現代化的一百洋客」、「旅臺叢文三百則」等書，此次復將其尊翁胡太史詩文集與諸書合編，命名「大世紀觀變集」，將以問世。在前言中，胡先生謙稱自己只是世界舞臺的一個演員、天地間的一個過客，然而我們知道胡先生是跨越二十世紀舞臺的演員、天地間一個結織無數過客的過客，他在這個大世紀中，不僅扮演「觀變」的角色，事實上也是「與變」的要角，所以這部「大世紀觀變集」實為難得的時代見證，乃是當代有價值的著作。

胡先生與我有葭莩之親，他的才華與對國家的貢獻，是我一向熟悉的，他那奮鬥不懈的人生觀，是我所敬佩的。此次承命作序，又拜讀大作一過，使我更加相信，胡先生平生的奮鬥與著作，已在歷史刻下抹不去的痕跡，是不會「終歸寂滅」的。

「波逐六十年」序

張其昀

胡光熙先生著「波逐六十年」一書，不僅是他個人珍貴的回憶，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史的一頁縱剖面。這部二十六萬言活潑生動的敘述，是研究現代中國知己知彼第一手的資料。這是一部極有用極有價值的宏著，不但在國內爲有識者所公認，也引起了美國學者記者們的重視，使胡先生成爲遠道來華訪問者所景仰的人物。

二十世紀前半期學術進步之速，世界變動之大，幾可與整個前二十個世紀的變遷相比重。二十世紀可稱爲科學的世紀，由科學上偉大人物與偉大發明，而構成一幅輝煌燦爛、有着非常活力與進步的新時代。科學的進展乃是人類生活方式與思想方式所有深切變化的根源。「波逐六十年」的背景，便是這個偉大的時代。科學與文采往往不可得而兼。胡先卻是一位通才，他能現身說法，引人入勝，從中國人的觀點，按着這偉大時代的脈搏，來領略東西文化的交流，而成爲近年出版界一部異常突出的鉅著。

一九〇四年，國父宣佈了三民主義，也是三民主義新世紀發軔伊始。三民主義扼要言之，以民

族爲本，以民權爲基，以民生爲先，三位一體；爲中華民族安心立命的大經大脈。要實行三民主義，國父認爲需要致力於教育與實業。關於教養大政，國父認爲當使政府與人民協力共謀。民生主義的精髓爲科學，胡先生乃早期留美學生，麻省理工學院電機工程系的高材生，他是一位科學家、工程家、實業家、和民營的企業家。他一生的努力和成就，對研究中國科學化、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可以作爲學以致用一盞明燈，以工建國的一個典型。

胡先生的生平，是有聲有色，多彩多姿的。他這部書一章一節，像銀幕般展示給大家。民國九年，他遊美回國在上海發起允元公司，爲一工程設計機構，爲國人服務。十一年，在唐山加入啓新洋灰公司，任機器廠廠長。十四年，創設中國無線電業公司。因在北寧鐵路兼職，曾數度遊歷東北，深悉日本侵略野心。故於九一八事變後，回到故鄉四川，創造新境界。他糾合同志，擬訂西南設計計劃。十五年期間次第興辦了機器廠、鋼鐵、水泥、木業、礦業、紡織、製藥、電力、給水、和成渝（成都至重慶）鐵路等大小十幾樁事業，百廢俱舉，欣欣向榮，他認爲鋼鐵廠是衆業之母，用力獨多，對於抗戰發揮了莫大的功用，他一切都是本於研究發展的精神，而收開物成務的實效。同時他以川人的地位，協助了東南各省遷移的工廠，使這史無前例大規模人才和工具的遷運奠定了大後方工業建設的基礎。勝利以後，胡先生因主持華西興業公司，曾得到政府的獎勵；他本人也得到了工業建國代表人物的榮譽。

大陸淪陷，胡先生渡海來臺，再接再厲，在高雄創辦揚子木材廠，除了供應活動房屋、橋樑等物

外，主要目的爲繼續研究製造有關軍用的木製品，如登陸艇，夾板空投箱等。四十三、四年間，揚子木材廠遭受了打擊，使他的事業遭遇了挫折，後來是非大白，被牽連的尹仲容先生東山再起，極著政績，而胡先生因廠務停廢，十年蹉跎，未能展其抱負，不能不認是國家一種損失。他是一位堅強的鬥士，在危疑震撼中，依然對工程技術作更深的鑽研，達到了一年發明一物的紀錄。尤其重要的，是他寫成了「波逐六十年」的一部著作，貢獻出他畢生致力工業的經驗和心得。現代國防，闢知重於國力，精神資源的重要，較物質上的成就，有過之無不及。

國父知難行易的遺訓，力言真知特識創造發明必自科學研究而來。革命的基礎，賴於高深的學問。回憶抗戰時期，後方建設都由本國學者領導工作，無數的優秀青年，埋頭苦幹，對於民族國家已作切實有效的貢獻，而證明科學事業之意義與價值。百年來中外不平等的屈辱，自此告一段落，民族自信心亦完全恢復，這種心理上的轉變，一直延續到臺灣寶島的生聚教訓，成爲中興建國最大的原動力。國父創造三民主義，其本質原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得力於科學研究攻錯之益者良多，故能繼往開來，煥發新彩。胡先生這部書最大的價值，卽爲國父的寶訓提供了一個深切著明的例證。

胡先生現在年臻七十，自比於一老兵不死，逐漸消逝」。然「人生七十方開始」，這不僅是一句新語，而是中國最老的古典。朱舜水曰：「作聖以德，其次以才，然亦有時與命焉」。他指的太公遇文王，已是七十高齡，正爲其事業的開始。胡先生學貫中外，乘時奮起，當其春秋鼎盛，抗戰方殷，

固已蜚聲陪都，舒展經綸。人才與國運，息息相關，貞下起元，來日方長。曩讀「波逐六十年」一書，愛不忍釋。頃應胡先生之囑，爲其重版作序，不勝有憂患興邦，發揚蹈厲之感也。

「波逐六十年」序

汪公紀

在抗戰結束的那一天，重慶成了狂歡世界，人們在八年的悲憤，絕望，堅苦，慘痛之中，忽然得到了大解脫，憧憬着未來和平繁榮的日子，簡直如醉如癡，不知怎樣發洩自己的感情才好。充滿了沸騰的幸福，我就在這天到那有名的華西公司去看胡光廕先生，他卻與往日不同，毫無高興快樂的表情，坐在沙發上，拿着煙斗，嚴肅地在沉思。

我與胡先生的相識，是由偶然的一個機會，父執吳昆吾先生因為想湊一桌橋牌，三缺一硬拉我上胡家，而由此竟成了胡府上的常客。那時重慶忽然橋牌盛興，打客不多，我和內子居然以專家身份吃香起來，一對窮光蛋到處受歡迎，真所謂時來運轉，得與當時的財經界巨頭時時會見，陪他們研究橋技之餘，偶爾也聽到他們的宏論，其中最出色的，使我深深佩服的便是K P胡的意見了。他博覽羣書，那時西文書報不多，而他公司裏，不斷的有新書到來，世界各種新發明，他知道得很早，也最清楚，我由他那裏得到了不少知識，而蒙他不棄，對我也十分垂青。

那時我和祝秀俠兄同住在牛角沱下的一間小棚裏，與豬圈公廁為鄰，陳茅為頂，爛竹為牆，在搖

搖欲墮的情形下，勉避風日，我不敢誇能避雨，斯室也，不僅陋而且漏得邪氣，我與秀俠名之曰「朽廬」：（一）以象徵實在的情形，（二）互勉不去追求不朽。蒙家叔汪東十分欣賞我們的命名，找了一塊爛木頭，以鐵線篆爲我們題了橫匾，可惜這塊橫匾竟先朽廬而朽了。當時造訪朽廬的朋友，雖也往來如梭，大多數都是窮公務員，或窮文化人，惟一的例外便是胡氏夫婦，尤其新婚未久二十餘歲的胡夫人，艷美如春，雍容斯文，清脆的蘇式國語，驚震四鄰。他們賢伉儷一到，便使得朽廬爲之不安，他們竟也不嫌環境臭，不嫌地方偏促，有時歡談竟夕。那時的K P胡是中國惟一的工業鉅子。其事業也遠過於今日在臺的任何大公司，而他的氣魄關係，對國家的貢獻，更非今天的工業界所能及。而當年秀俠兄與我都不過是中央黨部的中級職員，兩對窮夫婦，四副傲骨頭，實在一無可取，K P胡卻許以爲莫逆交。他不但沒有以財富驕人，反而以「十年以長」的資格，枉顧年輕的一輩，這樣的雅量，求之於今日的工業鉅子，不見得再有，而回憶起來，實在可感也很可貴了。

勝利的那天，重慶在爆竹聲中，他卻在沉思，我記得很清楚，他用嚴肅的口吻，說了長篇悲觀的話，以爲抗戰易而建國難，而且來得太快的勝利，很可使得我們忘形，指着周恩來送給他的一塊小地氈說：「當心這個，這才是可慮的！」我不知道他現在還記得不記得這些話，不過當時我聽在心裏覺得好不舒服，以爲他故意掃興，不合時宜，雖然胡夫人打斷了他的話頭，並且懇切的留我們晚餐，但是興緻已經索然，我們夫婦雖原本來圖共度勝利良宵的，寧願另找歡娛地，匆匆的走了。

那天過後，使人各天涯，也沒有工夫互通音問。在我奉命使法之前，曾在上海相逢，和他們夫婦

小聚數次，誰知出國兩年之中，風雨驟至，而大陸變色了。等我返抵國門時，廣州已經岌岌可危，吳鐵老那時滿腔悲憤，回天乏術，雖明知是策之下下，但不顧成敗，仗着與麥克阿瑟元帥的老交情，要我陪赴東京，圖作桑榆之一哭。事有湊巧，當我們鐵羽而歸的前夕，胡氏夫婦竟也飛來東京，他滿面春風的說：「快去臺灣，事有可爲，辭公大有氣魄，尹仲容行將大用，此人有幹才，一切都在復興中」。他這幾句話，有如轟雷，始終在我腦際震盪，在大家準備飲樂自殺的時候，他卻說出耀眼的新希望，和他在勝利當時的悲觀論調，成了強烈的對比，而這些反常的預言，竟無一不中，果然臺灣成了復興之地。

大局逐漸安定之後，尹仲容先生竟做了我的長官，K P高興的告訴我：「這是了不起的人，是個不可欺，不可罔的君子，他所信賴的只是道理」。我牢記了這幾句話，竭誠的供尹仲容先生的驅策，即令偶有不合，但凡我在道理上時，他總是讓我放手做去，十餘年來的公私交誼，實在是無可比擬，現在追思往日，惟有涕泗滂沱而已。

而這十餘年的幸福，飲水思源，不能不說是胡先生之所賜。的確，尹先生是個不可欺，不可罔的君子，而K P也有足夠的智慧可以識人，並且他是個有事業心的人，整天就看他忙於發明這個，發明那個，決不是，也不必用心機去騙錢，所以揚子案發，儘管衆口鑠金，我始終確信，尹、胡之間，不可能有任何「勾結」存在。他們所受的委屈，是我們復興史上最大的不名譽。

十年來的磨折打擊，不但沒有使K P萎縮消沉，我反而看他站了起來，他的工廠在毀壞，他的機

器在腐蝕，他由原來的華廈，搬到朽廬式的房子裏去住，但他的人格卻更光明，而從不怨天尤人，一切都很樂觀，我對他充分的信任，因為他的判斷從來沒有錯過，只可惜在這反攻的前夕，他那神妙的發明，不能付諸實現，照他原訂計劃，這十年當中最少可以建造出二千隻以上的登陸艇，而他的設計仰之爲浮舟，覆之爲營房，他的活動房屋，在頃刻之間，荒野廢墟可以建成小村落。他慣引杜工部的兩句詩做他的口頭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寒士盡歡顏」，這是他的夢想，也是目的，現在好像都將成爲紙上談兵，但是他這犧牲，卻換得了兩項更大的成就。

KP所受的委屈，在當時是冤獄，但在今天看卻成了幸事。他是中國工業起飛年的祭壇上的犧牲者。他本人在身體物質上雖蒙受了創痛，除了七個月的縲紲，並且弄到人散家破，但是我政府和輿論界，都痛切的省悟了當時的魯莽與錯誤，從此對於企業人才的認識加深了，不但寄予同情，也慣慣的愛護起來，今天臺灣工業的飛躍，實在不能不拜其賜的，這是一。

倘若KP今天仍然是某一企業的主持人，沒有人會想起請他寫文章，即這一篇「波逐六十年」便無由問世。倘若沒有此書，有誰能知道過去經營的慘淡，又有誰能體會到我們今日小小的成就，是許多失敗的累積呢。並且「波逐六十年」，確能脫俗，近年來寫傳記之風大行，不管是聞人或非聞人，都喜歡把近代史和「我」發生直接關係，不把「我」用放人鏡放成特大，幾乎無「我」就無「大事」，而發生的「大事」也就是「我」做的。「波逐六十年」並無此病，以客觀的立場，介紹了所聞所見，描敘了中國工業在千辛萬苦中的處境與進展，使讀者不能不欽佩他記憶力的奇強，分析事物的精細以